

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9月19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王明才

脆弱不堪的砂器

□傅彩霞

1974年版的日本电影《砂器》，根据松本清张同名小说改编，是导演野村芳太郎的巅峰之作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重温这部经典译制片，心绪依旧如乌云笼罩，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，让我压抑窒息。

影片讲述了出身卑微的和贺英良凭借自己的拼搏努力，成为了前程似锦的音乐家，恰逢玫瑰人生开启之际，养父三木谦一突然出现，让他去探望生父。和贺英良唯恐埋藏多年的身世暴露，名誉、地位、前途难保。在人性贪婪欲望的驱使下，他拒绝和患麻风病的生父相认，杀死了恩重如山的养父，走上了犯罪道路。和贺英良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，谦和有礼地周旋在上流社会，一心想埋葬过去，跨越阶层，向上攀登，终究没有逃脱背负的宿命，人生如一场梦幻泡影。

金色的沙滩上，少年用双手堆积着沙子，做成塔沙容器，风一吹，浪一打，便开裂、破碎、失散掉了。沙从来不能凝聚成器。虽然砂石经历岁月磨砺，变得坚强，堆积出的器具却不堪一击，脆弱不堪。影片开头的巧妙隐喻，犹如揭秘人类无常的命运，永恒的宿命，寓意深远。

接下来，影片分两条线逐渐铺展开来。一条是警官今西和助手西村奉命侦破东京火车站一桩凶杀案，死者是有菩萨心肠的模范老警察三木谦一；一条是音乐家和贺英良的成长轨迹，父亲患有麻风病，母亲抛夫弃子，父子俩被赶出家园，开始流浪，最终得到热心的三木谦一的无私帮助，把父亲送往疗养院，收和贺英良为养子。不久，和贺英良逃离了养父家，利用战乱篡改身份，顽强生存，功成名就。两条线交织在一起，表面看是一个天才音乐家走向犯罪之路，与父亲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实则揭露了“宿命是非常强大的，人，生下来，活下去，要受它的支配”的主题。影片诗性的画面和台词充满哲学味道，耐人寻味。

看到《砂器》里的和贺英良，我不由想起司汤达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。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，于连一心想拼命奋斗，通过不断突破自己，实现草根逆袭，但无论他如何挣扎努力，都无法摆脱宿命的烙印，改变命运的结局，最终被无情的社会送上了断头台，人生终究是一场海市蜃楼的虚幻。

《砂器》用无数个魔鬼细节，构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。其中有三个细节，令我难忘。

警官今西拿着和贺英良的照片，来到疗养院，与其生父本浦千代吉见面，一再追问他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本浦千代吉已是耄耋之年，看着儿子英俊的照片，悲欣交集，老泪纵横，久久不说话，他知道，别离失散多年的儿子终于出人头地，混出了人样，嘴里

却凄怆呻吟：“不，这个人，不认识！”这是父亲情感最深沉的宣泄与表达，他用“不认识”的决绝，竭力保全儿子最后的体面与尊严。那个年代的日本，麻风病属于不治之症，麻风患者长期受人歧视，被社会抛弃。哪个父亲不是子女的护身符呢？哪个父亲不想子女飞黄腾达呢？哪个父亲不是子女的圣斗士呢？

“官二代”的未婚妻（议员的女儿）向和贺英良提出结婚时，他神情落寞，没有任何喜悦，顺手抱过沙发上的花猫，无聊回应，此时的他正备受煎熬，相爱的情人第三次怀孕，执意要生下孩子，他坚决不允许这个无辜的小生命闯入自己的世界，断送自己美好的前程。深爱的情人因流产大出血死去，暴露了他的身份。

警察今西和吉村接手案件后，缜密调查取证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题为《纸吹雪之女》的小文，吉村便展开联想：女孩吹撒的碎纸片，或许是布片？他从诗性的画面嗅闻到了雨雨腥风的味道，沿着火车轨道，不辞辛苦，寻找到了沾染血迹的证物，将目标锁定在和贺英良的身上，案件侦破有了重大突破与转折。

曾看过一个《砂器》的追踪采访，饰演和贺英良的演员加藤刚说：“演一个坏人角色，但不要把这种‘坏’本身演出来，我想，这是一个演戏的重要原则。”在影片里，加藤刚凭借娴熟精湛的表演，把男主孤独的内心世界，通过微妙的表情、怀抱的花猫与隐忍的眼泪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成功的人物塑造不应是简单二元论，非好即坏，黑白分明，我们应探讨揭示人性的多面、复杂与幽微。

影片结尾，今西和吉村手拿逮捕令，追赶赶到座无虚席的音乐厅，和贺英良正在舞台中央沉浸式演出，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在内心流淌，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。在悲怆的音乐声里，两人神情庄严肃穆。吉村问今西：“他是想见父亲的吧？”今西回答：“是的，他只能在音乐里跟父亲相会。”

简短对话，道出了和贺英良内心的悲怆与无奈，宛如一场猛烈的风暴，席卷而来，撞击着观众的灵魂。作为日本音乐界后起之秀的和贺英良，好像打磨成了器，但恰似童年的他在海滩上做的砂器，稍有一点风吹浪打，就完全碎裂了，消散了，转瞬即逝。

《砂器》结尾，华美音乐大厅里，和贺英良创作的《宿命》交响乐，雄浑有力，回响耳畔。春夏秋冬里，流浪父子风尘仆仆的身影，衣衫褴褛，漂泊异乡，四处奔波。这两组画面镜头反复交替，叠加交织在一起，仿佛男主如泣如诉的叙说，更赋予了宿命浓烈的悲情色彩。

人在旅途，岁月流转，四季不断更迭轮回，唯独宿命很难改变。谁又能逃脱自己背负的宿命呢？



电影《砂器》剧照



爱是教育的底色

□孙朝晖



亚米契斯《爱的教育》

有一本小说，教会我们如何去爱，爱孩子、爱家庭、爱他人、爱祖国。这本小说也教会了我们如何教孩子去爱。

这本非凡的小说就是《爱的教育》。作者是意大利的亚米契斯，首次出版于1886年。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，写了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利柯一个学年的生活，其间穿插着老师每月给学生讲述的“故事”，还有父母写的劝诫启发性的文章。为凸显主题，通过这些事例、文章、故事，多层次多角度叙述，内容形式丰富而立体，人物鲜活而生动，孩童读之不嫌深，成人读来不觉浅，都会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。通篇没有枯燥的说教，也没有油腻的“鸡汤”，如炎炎夏日里的一壶清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那活泼的学校生活、烂漫无邪的儿童世界、充满爱心和温馨的场面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帽子上插着红羽毛的年轻女教师，性格开朗活泼，也感染着身边的学生。放学的时候，她就跳着出来，整顿好队伍，帮小学生戴好帽子，扣好扣子，借给他们手套，给感冒的学生药物，护送他们走出街道。

爱的前提是理解。主人公班里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，每天很早就起床帮助父亲干活。一天上午的课堂上，疲劳让他坚持不住睡了过去。老师了解这个情况，让他安静地睡了半个小时，才走过去轻轻地把他叫醒。

爱出者爱返，被爱教育的孩子，也用爱来回馈老师。这是让人温暖的地方。付出爱，传导爱，收获爱，爱是越来越多的。

当然，小说里的爱还有很多种表现，爱祖国、爱同学、爱父母、爱那些有残疾的儿童，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，展示了满满的人间温情。主人公有个同学叫西西洛，在医院里悉心照料一位陌生的男子五天，如待父亲一般，直到那人安然死去。

除此之外，小说还极力塑造孩子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、好学上进的优秀品格。虽然小说描绘的场景已经过去了140年，这些观念却并不过时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教育需回归本质，真正的教育不需要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，不需要一蹴而就的急功近利，需要的是耐心和爱心，教导启发，春风化雨，引领孩子走上一条报效国家、正直善良、积极向上的人生之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爱的教育》出版至今，已被译成数百种文字，销量超过1500万册，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。我读的译本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夏丏尊翻译的。夏丏尊几十年一线教学的经历体会、细腻流畅的文笔，为这本名著增光添彩，读来别有一番味道。他在译序中说，自己第一次见到此书，曾流泪三日三夜，日后翻译时还时时被打动。他说：“教育没有了情爱，就成了无水的池。”